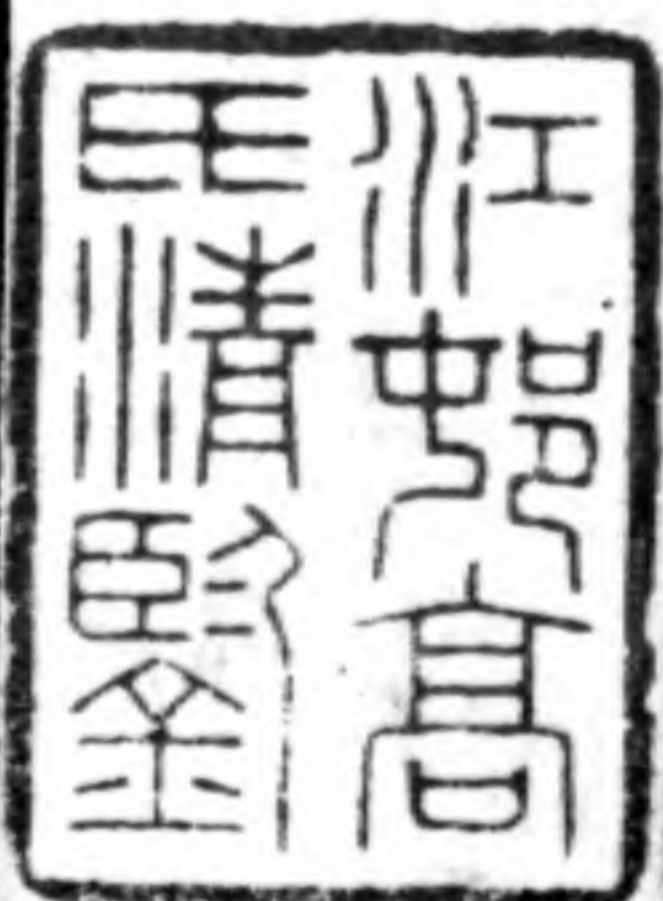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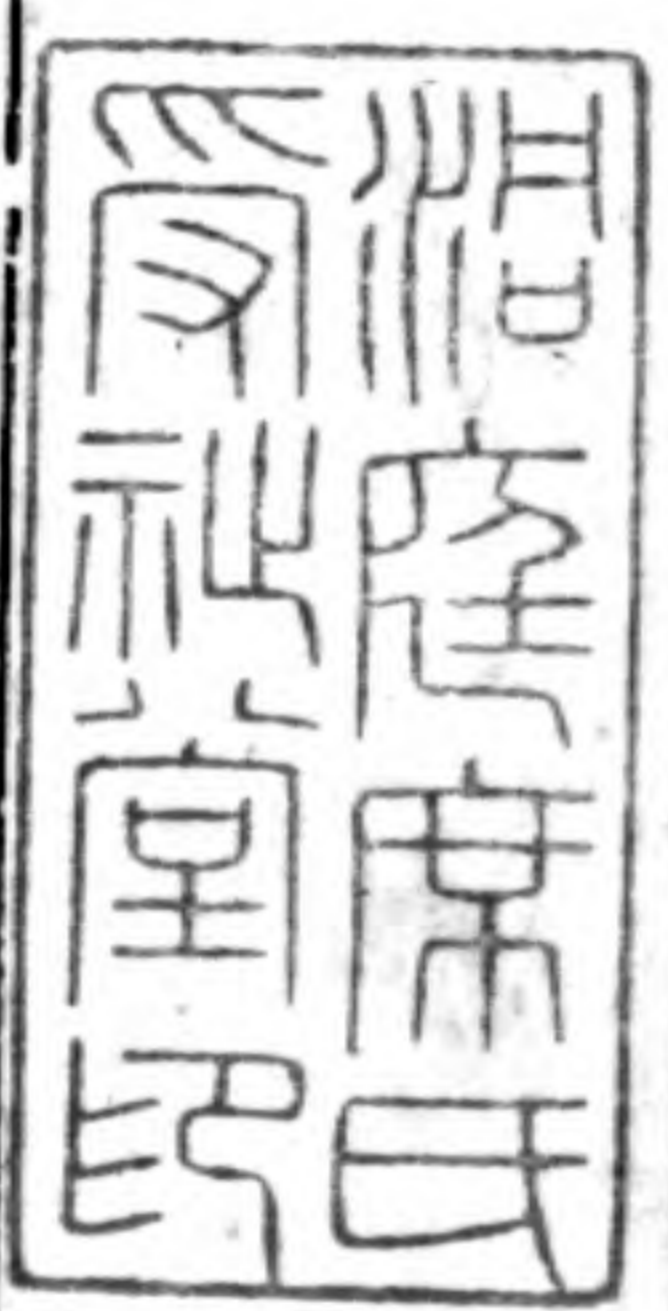






書苑補益題辭



三餘堂

夫書家自昔聚訟其言具載簡策無慮數十餘家王弼山公得五種以為書苑與畫苑同刻於楚之鄖陽無何板為洪水漂去王孟起重刻而謀諸予因各以所得續為後編而更題曰金陵



王氏書畫苑補益畫苑徂冬已  
刻矣此則書苑視畫苑補益滋  
廣予以髫年酷嗜書畫蓋嘗博  
訪其書並鈔刻本大半人間傳  
寫多所謬誤學者終身搦管曾  
未覩其書名予是恨焉歆校刻  
而傳諸久遠力未能也孟起一

旦盡屬梓人夫非二家之大幸  
歟在昔東晉王氏以書法稱雄  
萬古而繪事兼之維時亦在金  
陵孟起居仍舊巷風流不愧家  
叢弇山公學空市肆搜竒無遺  
乃不盡其十之五而使孟起與  
予得補益之豈亦有不偶然者



歟孟起校勘古書殊多種又近代希有予幸託交而盡獲觀覽焉固知孟起為同學用意洪矣萬曆十九年後三月朔新安詹景鳳著



王氏書苑補益卷之一

書譜



皇明

詹景鳳

王元貞

吳郡孫過庭撰

全校

夫自古之善書者漢魏有鍾張之絕晉末稱二王之妙王羲之云頃尋諸名書鍾張信為絕倫其餘不足觀可謂鍾張亡改作歿而羲獻繼之又云吾書比之鍾張鍾當抗行或謂過之張草猶當鴈行然張精熟池水盡墨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謝之此乃推張邁鍾之意也考其專擅雖未果於前規據以兼通故



無慙於卽事評者云彼之四賢古今特絕而今不逮  
古古質而今妍夫質以代興妍以俗易雖書契作之  
適以記言而淳醜一遷質文三變馳騫沿革物理常  
然貴能古不乖時今不同弊所謂文質彬彬然後君  
子何必易雕宮於穴處反玉輅於椎輪者乎又云子  
敬之不及逸少猶逸少之不及鍾張意者以爲評得  
其綱紀而未詳其始卒也且元常專工於隸書百英  
猶改作精於草體彼之一美而逸少兼之擬草則餘  
真比真則長草雖專工小劣而博涉多優總其終始  
匪無乖互謝安素善尺牘而輕子敬之書子敬嘗作

佳書與之謂必存錄安輒題後答之甚以爲恨安嘗  
問敬卿書何如右軍答云故當勝安云物論殊不爾  
子敬又答時人那得知敬雖權以此辭折安所鑒自  
稱勝父不亦過乎且立身揚名事資尊顯勝母之里  
曾參不入以子敬之豪翰紹右軍之筆札雖復粗傳  
楷則實恐未克箕裘况乃假託神仙耻崇家範以斯  
成學孰愈面墻後羲之往都臨行題壁子敬密拭除  
之輒書易其處私爲不惡羲之還見乃嘆曰吾去時  
真大醉也敬乃內慙是知逸少之比鍾張則專博斯  
別子敬之不及逸少無惑改作疑焉余志學之年留



心翰墨味鍾張之餘烈挹羲獻之前規極慮專精時  
 逾二紀有垂入木之術無間臨池之志觀夫懸針垂  
 露之異奔雷墜石之奇鴻飛獸駭之資鸞舞蛇驚之  
 態絕岸頽峰之勢臨危據槁之形或重若崩雲或輕  
 如蟬翼導之則泉注頓之則山安纖纖乎似初月之  
 出天涯落落乎猶衆星之列河漢同自然之妙有非  
 力運之能成信可謂志改作巧兼優心手雙暢翰不  
 虛動下必有由一畫之間變起伏於鋒杪一點之內  
 殊劍一作挫於毫芒况云積其點畫乃成其字曾不傍  
 窺尺積俯習寸陰引班超以為辭援項籍而自滿任

筆為體聚墨成形心昏擬效之方手迷揮運之理求  
 其妍妙不亦謬哉然君子立身務脩其本揚雄謂詩  
 賦小道壯夫不為况復溺思豪釐淪精翰墨者也夫  
 潛神對奕猶標坐隱之名樂志垂綸尚體行藏之趣  
 詎若功定禮樂妙擬神仙猶埏埴之罔窮與工鑪而  
 並運好異尚奇之士翫體勢之多方窮微測妙之夫  
 得推移之奧願著述者假其糟粕藻鑒者挹其菁華  
 固義理之會歸信賢達之兼善者矣存精寓賞豈徒  
 然與而東晉士人互相陶淬至於王謝之族郗庾之  
 倫縱不盡其神奇咸亦挹其風味去之滋永斯道逾



微方復聞疑稱疑得末行末古今阻絕無所質問設  
 有所會緘秘已深遂令學者茫然莫知領要徒見成  
 功之美不悟所致之由或乃就分布於累年向規矩  
 而猶遠圖真不悟習草將迷假令薄能改作草書麤  
 傳隸法則好溺偏固自闕改作通規詎知心手會歸  
 若同源而異派轉用之術改作猶共樹而分條者乎  
 加以趨變適時行書為要題勒方富真乃居先草不  
 兼真殆於專謹真不通草殊非翰札真以點畫為形  
 質使轉為情性草以點畫為情性使轉為形質草垂  
 使轉不能成字真虧點畫猶可記文迴互雖殊大體

相涉故亦傍通二篆俯貫八分包括篇章涵泳飛白  
 若毫釐不察則胡越殊風者焉至如鍾繇隸竒張芝  
 草聖此乃專精一體以致絕倫伯英不真而點畫狼  
 藉元常不草使轉縱橫自茲已降不能兼善者有所  
 不逮非專精也雖篆隸草章工用多變濟成厥美各  
 有攸宜篆尚婉而通隸欲精而密草貴流而暢章務  
 險而便然後凜之以風神溫之以妍潤鼓之以枯勁  
 和之以閑雅故可達其情性形其哀樂驗燥濕之殊  
 節千古依然體老壯之異時百齡俄頃嗟乎不入其  
 門詎窺其奧者也又一時而書有垂有合合則流媚



垂則彫踈略言其由各有其五神怡務閒一合也感  
惠徇知二合也時和氣潤三合也紙墨相發四合也  
偶然欲書五合也心遽體留一垂也意違勢屈二垂  
也風燥日炎三垂也紙墨不稱四垂也情怠手闌五  
垂也垂合之際優劣互差得時不如得器得器不如  
得志若五垂同萃思遏手蒙五合交臻神融筆暢暢  
無不適義無所從當仁者得意忘言罕陳其要企學  
者希風叙妙雖述猶踈徒立其工未敷厥旨不揆庸  
昧輒効所明庶欲弘既住之風規導將來之器識除  
繁去濫覩迹明心者焉代有筆陣圖七行中畫執筆

圖

改作  
三手

貌垂舛點畫湮訛頃見南北流傳疑是右軍

所製雖則未詳真偽尚可發啓童蒙既常俗所存不  
藉編錄至於諸家勢評多涉浮華莫不外狀其形內  
迷其理今之所撰亦無取焉若乃師宜官之高名徒  
彰史牒邛郫淳之令範空善縑緗暨乎崔杜以來蕭  
羊已往代祀綿遠名氏滋繁或籍甚不渝人亡業顯  
或憑附增價身謝道衰加以糜蠹不傳搜秘將盡偶  
逢緘賞時亦罕窺優劣紛紜殆難覩縷其有顯聞當  
代遺跡見存無俟抑揚自標先後且六爻之作肇自  
軒轅八體之興始於嬴正其來尚矣厥用斯弘但今



古不同妍質懸隔既非所習又亦略諸復有龍蛇雲露之流龜龍花英之類乍圖真於率爾或寫瑞於當年巧涉丹青工虧翰墨異夫楷式非所詳焉代傳羲之與子敬筆勢論十章文鄙理疎意乖言拙詳其旨趣殊非右軍且右軍位重才高調清詞雅聲塵未泯翰積仍存觀夫致一書陳一事造次之際稽古斯在豈有貽謀令嗣道叶義方章則頓虧一至於此又云與張伯英同學斯乃更彰虛誕若指漢末伯英時代全不相接必有晉人同號史傳何其寂寥非訓非經宜從集擇夫心之所達不易盡於名言言之所通尚

難形於紙筆粗可髣髴其狀綱紀其辭糞酌希夷取會佳境闕而未逮請俟將來今撰執使轉用之由以祛未悟執謂深淺長短之類是也使謂縱橫牽掣之類是也轉謂鉤鏤盤紆之類是也用謂點畫向背之類是也方復會其數法歸於一途編列衆工錯綜羣妙舉前人之未及啓後學於成規窮其根源析其枝派貴使文約理贍迹顯心通披卷可明下筆無滯詭辭異說非所詳焉然今之所陳務禪學者但右軍之書代多稱習良可據爲宗匠取立指歸豈惟會古通今亦乃情深調合至改作致使摹榻日廣研習歲滋先



後著名多從散落歷代孤紹非其効歟試言其由略  
 陳數意止如樂毅論黃庭經東方朔畫讚太史箴蘭  
 亭集序告誓文斯並代俗所傳真得改作絕致者也  
 寫樂毅則情多怫鬱書畫讚則意涉瓌竒黃庭經則  
 怡懌虛無太師箴又從橫爭折暨乎蘭庭改作與集  
 思逸神超私門誠誓情拘意改作慘所謂涉樂方笑  
 言哀已歎豈惟駐想流波將貽嗶暖之奏馳神睢渙  
 方思藻繪之文雖其目擊道存尚或心迷議舛莫不  
 強名為體共習分區豈知情動形言取會風騷之意  
 陽舒陰慘本乎天地之心既失其情理乖其實原夫

所致安有體哉夫運用之方雖由已出規模所設信

屬目前差之一毫失之千里苟知其術改作適可兼

通心不厭精手不忌改作熟若運用盡於精熟規矩

闡於胃襟自然容與徘徊意先筆後瀟改作灑流落

翰逸神飛亦猶弘羊之心預乎無際庖丁之目不見

全牛嘗有好事就吾求習吾乃粗舉綱要隨而受改作

之無不心悟手從言忘意得縱未窮於衆術斷可

極於所臨矣若思通楷則少不如老學成規矩老不

如少思則老而逾妙學乃少而可勉勉之不已抑有

三時時然一變極其分矣至如初學分布但求平正



既知平正務追險絕既能險絕復歸平正初謂未及  
 中則過之後乃通會之際人書俱老仲尼云五十知  
 命也七十從心故以達夷險之情體權變之道亦猶  
 謀而後動動不失宜時然後言言必中理矣是以右  
 軍之書末年多妙當緣思慮通審志氣和平不激不  
 厲而風規自遠子敬已下莫不効改作努為力標置  
 成體豈獨工用不侔亦乃神情懸隔者也或有鄙其  
 所作或乃矜其所運自矜者將窮性域絕於誘進之  
 途自鄙者尚屈情涯必有可通之理嗟呼蓋有學而  
 不能未有添不字學而能者也考之即事斷可明焉然

消息多方情性不一乍剛柔以合體忽勞逸以改作  
 分驅或恬憺雍容內涵筋骨或折挫槎枿外曜鋒芒  
 察之者尚精擬之者貴似况擬不能似察不能精分  
 布猶疎形骸未檢濯改作躍泉之態未覩其妍窺井之  
 談已聞其醜縱欲唐突羲獻誣罔鍾張安能掩當年  
 之自杜將來之口慕習之輩尤宜慎諸至有未悟淹  
 留偏追勁疾不能迅速翻效遲重夫勁速者超逸之  
 機遲留者賞會之致將反其速行臻會美之方專溺  
 於遲終爽絕倫之妙能速不速所謂淹留因遲就遲  
 詎名賞會非夫心閑手敏難以兼通者焉假令衆妙



攸歸務存骨氣骨既存矣而道潤加之亦猶枝幹改作

幹扶疎凌霜雪而彌勁花葉鮮茂與雲日而相暉如

其骨力偏多道麗蓋少則若枯槎架險巨石當路雖

妍媚之改作闕而體質存焉若道麗居優骨氣將劣

譬夫芳草落葉空照灼而無依蘭沼漂萍徒青翠而

奚託是知偏工易就盡善難求雖學宗一家而變成

多體莫不隨其性欲便以為姿質直者則徑挺不道

剛佷者又崛強無潤矜歛者弊於拘束脫易者失於

規矩溫柔者傷於軟緩躁勇者過於剽迫狐疑者溺

於滯澁遲重者終於蹇鈍輕鎖者改作於俗吏斯

改作

皆獨行之士偏翫所垂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

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况書之為妙近取諸身假令運

用未周尚虧工於秘奧而波瀾之際已濬發於靈臺

必能傍通點畫之情博究始終之理鎔鑄虫改作篆

陶均草隸體五材之並用儀形不極象八音之迭起

感會無方至若數畫並施其形各異衆點齊列為體

互垂一點成一字之規一字乃終篇之准違而不犯

和而不同留不常遲遣不恒疾帶燥方潤將濃遂枯

泯規矩於方圓遁鉤繩之曲直乍顯乍晦若行若藏

窮變態於毫端合情調於紙上無間心手忘懷楷則

三氏書苑卷之一



自可背羲獻而無失違鍾張而尚工譬夫絳樹青琴  
 殊姿共艷隋珠和璧異質同妍何必刻鶴圖龍竟慙  
 真體得魚獲兔猶恡筌蹄同改作夫家有南威之容  
 乃可論於淑媛有龍泉之利然後議於斷割語過其  
 分實累樞機吾嘗盡思作書謂為甚合時稱識者輒  
 以引示其中巧麗曾不留目或有誤失翻被嗟賞既  
 昧所見尤喻所聞或以年識一作自高輕至改作陵  
 誚余乃假之以緇縹題之以古目則賢者致改作觀  
 愚者改作繼聲競賞改作豪末之奇罕議鋒端之失  
 猶惠侯之好偽似葉公之懼真是知伯子之息流波

蓋有由矣夫蔡邕不謬賞孫陽不妄願者以其玄鑒  
 精通故不滯於耳目也向使奇音在囊庸聽驚其妙  
 響逸足伏櫪凡識知其絕羣則伯喈不足稱伯樂未  
 可尚也至若老姥遇題扇初怨而後請門生護書机  
 父削而子懊知之改作不知也夫士屈於不知已而  
 申於知已彼不知也曷足恠乎故莊子曰朝菌不知  
 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老子云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  
 之則不足以為道也豈可執水而咎夏虫改作哉自  
 漢魏以改作來論書者多矣妍蚩雜揉條目糾紛或  
 重述舊章了不殊於既往或苟興新說竟無益於將



來徒使繁者彌繁闕者仍闕令改作撰為六篇分成  
兩卷第其工用名曰書譜庶使一家後進奉以規模  
四海知音或存觀省緘秘之旨余無取焉

書譜

續書譜序

姜夔字堯章番禺布衣也自號為白石生好學無所  
不通嘗請于朝欲是正頌臺樂律以議不合而罷  
有大樂議琴瑟攷鏡歌等書傳於世子略識於一友  
人處知其為名士頗敬之不知其能書也近閱其手  
墨數紙運筆遒勁波瀾老成又得其所著續書譜一  
卷議論精到三讀三歎真擊書學之蒙者也夫自大  
學不明而小學盡廢游心六藝者固已絕無董有而  
堯章廼用志刻苦筆法入能品予固恨其不遇於時  
又自恨向者不能盡知而不獲樞衣比面以請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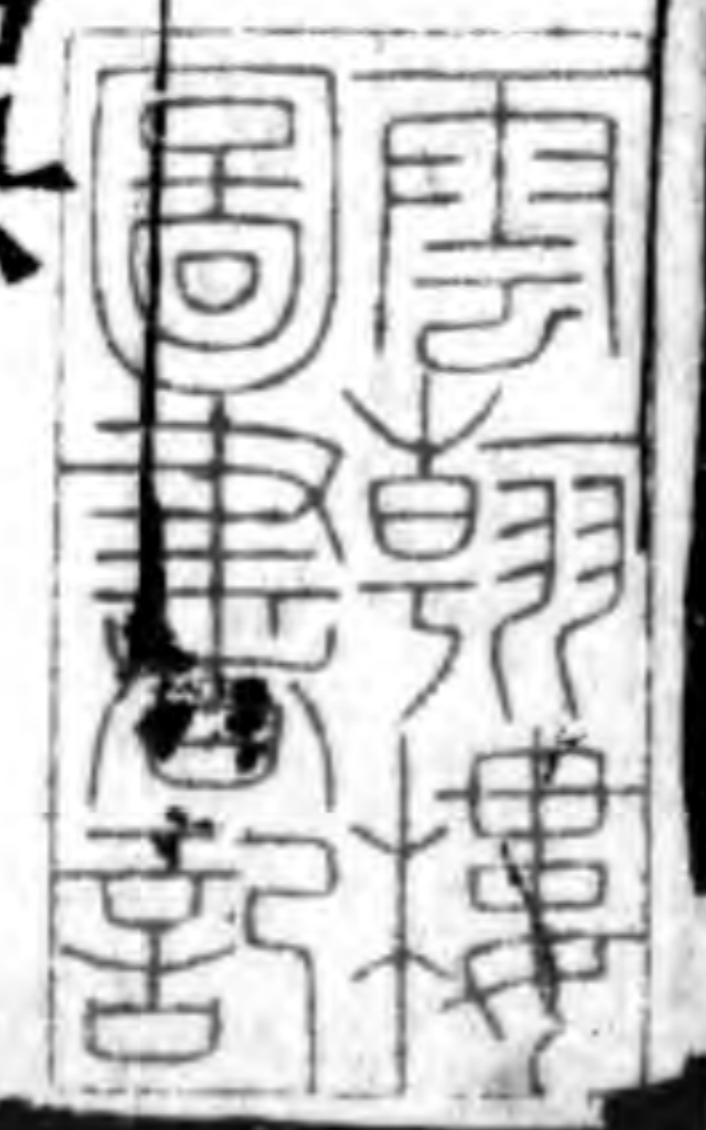


為鉸木以志吾過云嘉定戊辰天台謝采伯元若引

續書譜

總論

番易 姜夔 堯章 撰



真行草書之法其源出於蟲篆八分飛白章草等圓  
勁古淡則出於蟲篆點畫波發則出於八分轉換向  
背則出於飛白簡便痛快則出於章草然而真草與  
行各有體制歐陽率更顏平原輩以真為草李邕李  
西臺輩以行為真亦以古人有專工正書者有專工  
草書者有專工行書者信乎其不能兼美也或云草  
書千字不抵行書十字行書十字不抵真書一字意



以為草至易而真至難豈真知書者哉大抵下筆之際盡倣古人則少神氣專務道勁則俗病不除所貴熟習兼通心手相應斯為妙矣白雲先生毆陽率更書訣亦能言其梗槩孫過庭論之又詳皆可參稽之  
真

真書以平正為善此世俗之論唐人之失也古今真書之妙無出鍾元常其次則王逸少今觀二家之書皆瀟灑縱橫何拘平正良由唐人以書判取士而士大夫字畫類有科舉習氣顏魯公作千祿字書是其證也矧毆虞顏柳前後相望故唐人下筆應規入矩

無復晉魏飄逸之氣且字之長短小大斜正疎密天然不齊孰能一之謂如東字之長西字之短口字之小體字之大朋字之斜黨字之正千字之疎萬字之密畫多者宜瘦畫少者宜肥魏晉書法之高良由各盡字之真態不以私意參之耳或者專喜方正極意毆顏或者惟務勻圓專師虞永或謂體須精匾則自然平正此又有徐會稽之病或云欲其蕭散則自不塵俗此又有王子敬之風豈足以盡法書之美哉真書用筆自有八法吾嘗採古人字列之以為圖今略言其指點者字之眉目全籍顧盼精神有向有背隨



字異形橫直畫者字之骨體欲其堅正勻淨有起有止所貴長短合宜結束堅實音入者字之手足伸縮異度變化多端要如魚翼鳥翅有翩翩自得之狀挑剔者字之步履欲其沉實晉人挑剔或帶斜拂或橫引向外至顏柳始正鋒為之正鋒則無飄逸之氣轉折者方圓之法真多用折草多用轉折欲少駐駐則有力轉欲不滯滯則不適然而真以轉而後適草以折而後勁不可不知也懸針者筆欲極正自上而下端若引繩若垂而復縮謂之垂露翟伯壽問於米老曰書法當如何米老曰無垂不縮無往不收此必至精至熟然後能之古人遺墨得其一點一畫皆昭然絕異者以其用筆精妙故也大令以來用筆多失一字之間長短相補斜正相拄肥瘦相混求妍媚於成體之後至於今世尤甚

用筆

用筆不欲太肥肥則形濁又不欲太瘦瘦則形枯不欲多露鋒芒則意不持重不欲深藏圭角則體不精神不欲上小下大不欲左低右高不欲前多後少毆陽率更結體雖太拘而用筆特備眾美雖少楷而翰墨麗落追蹤鍾王來者不能及也顏柳結體既異古



人用筆復溺一偏予評一家爲書法之一變數百年  
間人爭效之字畫剛勁高明固不爲無助而魏晉風  
軌掃地矣然柳氏大字偏傍清勁可喜更爲竒妙近  
世亦有做之者則俗濁不除不足觀故知與其太肥  
不若瘦硬也

### 草

草書之體如人坐卧行立揖遜忿爭乘舟躍馬歌舞  
蹀躞一切變態非苟然者又一字之體率有多變有  
起有應如此起者當如此應各有義理王右軍書羲  
之字當字得字深字慰字最多多至數十字無有同

者而未嘗不同也可謂所欲不踰距矣大凡學草書  
先當取法張芝皇象索靖等章草則結體平正下筆  
有源然後做王右軍申之以變化鼓之以竒崛若泛  
學諸家則字有工拙筆多失誤當連者反斷當斷者  
反續不識向背不知起止不悞轉換隨意用筆任筆  
賦形失悟顛錯反爲新竒自大令以來已如此矣况  
今世哉然而襟韻不高記憶雖多莫湔塵俗若使風  
神蕭散下筆便當過人自唐以前多是獨草不過兩  
字屬連累數十字而不斷號曰連綿遊絲此雖出於  
古人不足爲竒更成大病古人作草如今人作真何



嘗苟且其相連處特是引帶嘗攷其字是點畫處皆重非點畫處偶相引帶其筆皆輕雖復變化多端未嘗亂其法度張顛懷素最號野逸而不失此法近代山谷老人自謂得長沙三昧草書之法至是又一變矣流至於今不可復觀唐太宗云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縮秋蛇惡無骨也大抵用筆有緩有急有有鋒有無鋒有承接上文有牽引下字乍徐還疾忽往復收緩以倣古急以出奇有鋒以耀其精神無鋒以含其氣味橫斜曲直鉤環盤紆皆以勢爲主然不欲相帶則近於俗橫畫不欲太長長則轉換遲直畫不欲太多多則神癡以捺代入以發代彳彳亦以捺代之唯ノ則間用之意盡則用懸針意盡須再生筆意不若用垂露耳

用筆

用筆如折釵股如屋漏痕如錐畫沙如壁折此皆後人之論折釵股者欲其屈折圓而有力屋漏痕者欲其無起止之跡錐畫沙者欲其勻而藏鋒壁折者欲其無布置之巧然皆不必若是筆正則藏鋒筆偃則鋒出一起一倒一晦一冥而神奇出焉常欲筆鋒在畫中則左右皆無病矣故一點一畫皆有三轉一波



一拂又有三折一人又有數樣一點者欲與畫相應  
 兩點者欲自相應三點者必一點起一點帶一點應  
 四點者一起兩帶一應筆陣圖云若平直相似狀如  
 竿子便不是書又如口音圍當行草時尤當泯其稜角  
 以寬閑圓美為佳心正則筆正意在筆前字居心後  
 皆名言也故不得中行與其工也寧拙與其弱也寧  
 勁與其鈍也寧速然極須淘洗俗姿則妙處自見矣  
 大要執之欲緊運之欲活不可以指運筆當以腕運  
 筆執之在手手不主運運之在腕腕不知執又作字  
 者亦須略考篆文須知點畫來歷先後如左右之不  
 同刺刺之相異王之與王示之與衣以至秦奉秦春  
 形同理殊得其源本斯不浮矣孫氏有執使轉用之  
 法執謂深淺長短使謂縱橫牽掣轉謂鉤環盤紆用  
 謂點畫向背豈偶然哉

用墨

作楷墨欲乾然不可太燥行草則燥潤相雜潤以取  
 妍燥以取險墨濃則筆滯燥則筆枯亦不可不知也  
 筆欲鋒長勁而圓長則含墨可以運動勁則有力圓  
 則妍美予嘗評世有三物用不同而理相似良弓引  
 之則來舍之則急往世俗謂之揭箭好刀按之則曲



王氏書苑卷之二  
舍之則勁直如初世俗謂之回性筆鋒亦欲如此若  
一引之後已曲不復挺又安能如人意耶故長而不  
勁不如勿長勁而不圓不如不勁蓋紙筆墨皆書法  
之助也

### 行書

嘗夷攷魏晉行書自有一體與草不同大率變真以  
便於揮運而已草出於章行出於真雖曰行書各有  
定體縱復晉代諸賢亦苦不相遠蘭亭記及右軍諸  
帖第一謝安石大令諸帖次之顏揚蘇米亦後世可  
觀者大要以筆老爲貴少有失誤亦可輝映所貴乎

濃纖間出血脉相連筋骨老健風神灑落姿態備具  
真有真之態度行有行之態度草有草之態度必須  
博習可以兼通

### 臨

摹書最易唐太宗云卧王濛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  
可以嗤蕭子雲唯初學書者不得不摹亦以節度其  
手易於成就皆須是古人名筆置之几案懸之坐右  
朝夕締觀思其運筆之理然後可以摹臨其次雙鉤  
蠟本須精意摹榻迺不失位置之美耳臨書易失古  
人位置而多得古人筆意摹書易得古人位置而多



失古人筆意臨書易進摹書易忘經意與不經意也  
夫臨摹之際毫髮失真則神情頓異所貴詳謹世所  
有蘭亭何翅數百本而定武爲最佳然定武本有數  
樣今取諸本參之其位置長短小大無不一同而肥  
瘠剛柔工拙要妙之處如人之面無有同者以此知  
定武雖石刻又未必得真蹟之風神矣字書全以風  
神超邁爲主刻之金石其可苟哉雙鉤之法須得墨  
暈不出字外或郭填其內或朱其背正得肥瘦之本  
體雖然尤貴於瘦使工人刻之又從而刮治之則瘦  
者亦變爲肥矣或云雙鉤時須倒置之則亦無容私

意於其間誠使下本明上紙薄倒鉤何害若下本晦  
上紙厚却須能書者爲之發其筆意可也夫鋒鏗圭  
角字之精神大抵雙鉤多失此又須朱其背時稍致  
意焉

### 書丹

筆得墨則瘦得朱則肥故書丹尤以瘦爲奇而圓熟  
美潤常有餘燥勁老古常不足朱使然也欲刻者不  
失真未有若書丹者然書時盤薄不無少勞韋仲將  
升高書凌雲臺榜下則鬚髮已白藝成而下斯之謂  
歟若鍾繇李邕又自刻之可謂癖矣



王氏書苑卷之二  
情性

藝之至未始不與精神通其說見於昌黎送高閑序  
孫過庭云一時而書有乖有合合則流媚乖則凋疏  
神怡務閑一合也感惠徇知二合也時和氣潤三合  
也紙墨相發四合也偶然欲書五合也恐遽體留一  
乖也意違勢屈二乖也風燥日炎三乖也紙墨不稱  
四乖也情息手闌五乖也乖合之際優劣互差又云  
消息多方性情不一乍剛柔以合體忽勞逸而分驅  
或恬澹雍容內涵筋骨或折挫槎枿外曜鋒芒察之  
者尚精擬之者貴似至有未悟淹留偏追勁疾不能

迅速翻効遲重夫勁速者超逸之機遲留者賞會之  
致將反其速行臻會美之方專溺於遲終爽絕倫之  
妙能速不速所謂淹留因遲就遲詎名賞會非其心  
閑手敏難以兼通者焉假令衆妙攸歸務存骨氣骨  
既存矣適潤加之亦猶枝幹蕭疎凌霜雪而彌勁花  
葉鮮茂與雲日而相輝如其骨力偏多適麗蓋少則  
枯槎架險巨石當路雖妍媚云闕而體質存焉若適  
麗居優骨氣將劣譬夫芳林落葉空照灼而無依蘭  
沼漂萍徒青翠而奚託是知偏工易就盡善難求雖  
學宗一家而變成多體莫不隨其性欲便以爲姿質



直者則徑挺不適剛很者又掘強無潤矜斂者弊於拘束脫易者失於規距溫柔者傷於軟緩躁勇者過於剽迫狐疑者溺於滯澁遲重者終於拙鈍輕鎖者染於俗吏斯皆獨行之士偏翫所乖必能旁通點畫之情博究始終之理鎔鑄蟲篆陶鈞若擊至若數畫並施其形各異眾點齊列為體互乖一點成一字之規一字乃終篇之準違而不犯和而不同留不常遲速不常疾帶燥方潤將濃遂枯泯規矩於方圓遁繩鉤之曲直乍顯乍晦若行若藏窮變態於毫端合情調於紙上無間心手忘懷楷則自可背羲獻而無失

違鍾張而尚工其言盡善故具載

血脉

字有藏鋒出鋒之異粲然盈楮欲其首尾相應上下相接為佳後學之士隨所記憶圖寫其形未能涵容皆支離而不相貫穿黃庭小楷與樂毅論不同東方畫讚又與蘭亭殊指一時下筆各有其勢固應爾也予嘗歷觀古之名書無不點畫振動如見其揮運之時山谷云字中有筆如禪句中有眼豈欺我哉

燥潤 見用筆條

勁媚 見情性條



方圓

方圓者真草之體用真貴方草貴圓方者參之以圓圓者參之以方斯爲妙矣然而方圓曲直不可顯顯直須涵泳一出於自然如草書尤忌橫直分明橫直多則字有積薪束葦之狀而無蕭散之氣時時一出斯爲妙矣

向背

向背者如人之顧盼指畫相揖相背發於左者應於右起於上者伏於下大要點畫之間施設各有情理求之古人惟王右軍爲妙

位置

假如立人挑土田王衣示一切偏旁皆須令狹長則右有餘地矣在左者亦然不可太密太巧太密太巧是唐人之病也假如口字在左者皆須與上齊嗚呼喉嚨等是也在下右者皆欲與下齊和扣等是也又如平頭須令覆其下走急皆須能承其上審量其輕重使相負荷計其大小使相副稱爲善

疎密

書以疎爲風神密爲老氣如佳之四橫川之三直魚之四點畫之九畫必須下筆勁靜疎密停勻爲佳當



王氏書苑卷之二  
疎不疎反成寒乞當密不密必至凋疎

### 風神

風神者一須人品高二須師法古三須紙筆佳四須險勁五須高明六須潤澤七須向背得宜八須時出新意則自然長者如秀整之士短者如精悍之徒瘦者如山澤之臞肥者如貴游之子勁者如武夫媚者如美女欹斜如醉僂端楷如賢士

### 遲速

遲以取妍速以取勁先必能速然後爲遲若素不能速而專事遲則無神氣若專事速又多失勢

### 筆鋒

下筆之初有搭鋒者有折鋒者其一字之體定於初下筆凡作字第一字多是折鋒第二三字承上筆勢多是搭鋒若一字之間右邊多是折鋒應其左故也又有平起者如隸畫藏鋒者如篆畫大要折搭多精神平藏善含蓄兼之則妙矣



寶章待訪錄卷之三

漢河間憲王購書必錄古簡梁武元隋唐文帝金題  
玉躡錦質繡章破紙斷麻取而華國天寶以後或進  
書得官亦知上篤好

襄陽 米芾 撰

本朝太宗混一偽邦國書皆聚然士民之間尚或藏  
者既非寶鑑皆以世傳聞見浸多懼久廢忘因作寶  
章待訪錄以俟訪圖書使焉元祐丙寅八月九日

日觀

晉右軍王羲之書雪晴帖



右貞蹟在承務郎吳郡蘇澈處集賢校理舜欽子也帖尾有古跋君倩字及褚氏字印

陳僧智永真草書歸田賦

右真蹟在襄陽魏泰處故南昌人裝題曰虞世南白麻紙有古跋曰開成五年白馬寺臨一過潭記某官潭泰遊湖外攜行賞跋累曰

唐率更令歐陽詢書衛靈公天寒鑿池帖

右真蹟麻紙在魏泰處

唐彭王傅徐浩書張九齡司徒告

右真蹟用一尺高絹書多渴筆詞云正大廈者柱

石之力匡帝業者輔相之功生則保其雄名沒猶稱其盛德今在其孫曲江人嶺南縣令張仲容處某官於桂林借留半月仍以紙覆表欲爲重背仲容惜其印縫古紙不許九齡神道碑亦浩書

唐仲書令褚遂良枯木賦

右唐粉蠟紙榻書也在承議郎合肥魏倫處收以爲真蹟魏氏刻石某官杭過潤借觀于甘露寺

唐太師顏真卿書送辛子序

右真蹟楮紙書在寶文閣學士謝景溫處前後爲好事者以筆描二大印其文亂仍書鉉字其中幸



不合縫鑿非鉉筆甚累墨寶其佐寶文于潭屢經  
賞閱

陳僧智永千文

右唐粉蠟紙榻書有古跋云契闊艱難不敢失墜  
信好事也在前國子監直講楊褒處得于外舅王  
安國某元豐五年過金陵見之內二真字雙鈎填  
者然人猶未信爲榻焉

陳僧智永千文

右楮紙書唐人臨寫在宣德郎陳开處恭公姪作  
梵夾册雖非真蹟秀潤圓活逼真今已罕得某嘗

三閱

智永千文半卷

右黃麻紙唐人臨書在刑部尚書丹陽蘇頌處

王右軍蘭亭燕集序

右唐粉蠟紙雙鈎摹本在蘇激處精神筆力毫髮  
畢備下真蹟一等此幾馮承素輩榻賜大臣者舜  
欽父集賢校理者購二蜀僧元靄某與激友善每  
過公必一出遂親爲背飾

唐太師顏真卿乞米帖

右真蹟楮紙在朝請郎蘇泚處度支郎中舜元子



也得于關中安氏士人多有臨榻本此卷古玉軸  
縫有舜元字印范仲淹而下題跋某嘗十餘閱

唐率府長史張旭四帖

右真蹟在杭州陸氏大姓也舊有五帖第一秋深  
第二前發第三汝官第四昨日第五承須今所存  
四帖汝官後有一古印文記不可辨昨日承須二  
帖縑紙也陸氏子素從奉議郎關景仁學關因借  
撫三大帖余邕見石本于鎮戎軍及冠官桂林朝  
奉大夫關杞爲使者語及使知石在關氏二十五  
官潭杞通判邠州以石本見寄三十五官杭而景

仁爲錢塘令陸氏子登進士第者來謁與關謝而  
閱之旣見真蹟獨秋深一帖詰之良久輒感而言  
嘉祐中太守沈文通借觀折留不還自此不復借  
出因亦不復借閱遣工撫得之卽歸詰遘弟邀時  
爲郡從事乃言在其姪延嗣處後復得閱今歸余  
家

王右軍來戲帖

右麻紙六朝人所臨寫旁注小真字數枚復以雌  
黃覆之在蘇州故相丁謂孫景處後以一萬質于  
鄆州梁子志處故相梁適孫也又有唐雙鈎撫帖



亦在丁景處某皆有題跋

韓擇木八分

右真蹟楮紙在丁景處第二行書官位以大字改爲中字

唐太師顏魯公書名兩字

右真蹟書嶺南刺史綾告在朝奉郎臨江許彥先處

唐辯才弟子草書千文

右黃麻書在龍圖閣直學士吳郡滕元發處滕以爲智永書某閱其前空兩才字全不書固以疑之

後復空永字遂定爲辯才弟子所書故特闕其祖師二名耳

唐虞世南枕卧帖

右雙鈎唐模本在朝奉大夫錢塘關杞處上有儲氏圖書古印關嘗謂某曰昔越州一寺修佛殿于梁棟內龕藏一函古撫數十本所可記者王右軍十七帖世南枕卧帖十關九帖褚遂良奉書寧帖上皆有儲氏圖書字印致功精絕毫髮乾濃畢備關與僧善購得枕卧十關九書寧三帖

唐祕書少監虞世南積時帖



右古雙鉤摹本在承議郎洛陽李熙處翰林學士  
維之孫亦縫有儲氏印某借撫石

唐僧高閑草書千文

右楮紙真蹟在承議郎李熙處

唐禮部尚書沈傳師書道林詩

右在潭州道林寺四絕堂以杉板薄略布粉不蓋  
紋故歲久不脫裴休書杜甫詩只存一甫字某嘗  
爲杜板行以紀其事沈牌某官潭借留書齋半歲  
榻得之石本爲撫石僧希白務于勁快多改落筆  
端直無復縹眇縈回飛動之勢

唐太子率更令毆陽詢書荀氏漢書節

右楮冊小楷在潭州南楚門胡氏淳處

唐毆陽詢書道林之寺碑

右在潭州道林寺筆力險勁勾勒而成有刻板本  
又江南廬山多裴休題寺塔諸額雖乏筆力皆種  
種可愛

羲之千文

右楮紙書字筆力圓熟在宣州觀察支使王仲詵  
處故相珪之姪謬題賀知章書四字于韻字下非  
也



顏魯公頌首夫人

右真蹟楮紙破爛過半在駙馬都尉王晉卿家  
孫過庭草書千文

右真蹟黃麻紙書縫有梁秀收閱字印王氏圖書  
四字隨圈四轉其異製也在如上

懷素詩一首

右真蹟絹書在王晉卿第

張長史虎兒等三帖

右楮紙真蹟同上

晉武帝王渾王戎王衍郝愔陸統桓溫陸雲謝安謝

萬等十四帖

右真蹟在駙馬都尉李公炤第武帝王戎書字有  
篆籀氣象竒古墨色如漆紙皆磨破上有開元二  
字小印太平公主胡書印美哉不可得而加矣世  
之竒書也王涯永存珍秘印殷浩之印梁秀收閱  
古書記字印內郝愔一帖卽閣本法帖所錄者昔  
使王著取溥家書與閣下書雜模模此卷中獨取  
愔兩行餘在所棄哀哉謝安慰問帖字清古在二  
王之上宜乎批子敬帖尾也

晉謝奕謝安桓溫三帖



右真蹟麻紙書在李公瓘家上有鍾紹京書印實  
蒙審定字印印謝安一帖爲後人恐墨淡復用深  
墨填過使人惋怛與前卷並有絹帖書爵號自爲  
名筆

黃素黃庭經

右同上字札古無褚薛體殆六朝人所作縫有鍾  
紹京印後有陶穀漢時跋云此換鶯經也甲戌九  
月十一日百計取得此書詳觀誠無唐盛時是銛  
鋒筆行書雖恐非右軍誠爾界行有鍾紹京書印  
二字小印卷末真寫胎仙二字用陳氏圖書印印

之又有錢氏忠孝之家印紙跋云山陰道士劉君  
以羣鵝獻右軍乞書黃庭經此是也逸少真書此  
經與樂毅論太史箴告誓文累表也蘭亭洛神賦  
皆行書其他並草書也草十行敵行書一字行書  
十行敵真書一字耳又續題云此乃明州刺史李  
振景福中罷任過浚郊遺光祿朱卿朱卿名友文  
卽梁祖之子後封博王王薨予獲於舊邸時貞明  
唐辰秋也晉都梁苑因重背之中書舍人陶穀記  
是日降麻以京兆安彥威兼副都統米某跋云印  
小字乃唐越公鍾紹京印也此書在李太師第固



是甲觀

顏魯公郭定衰爭坐位第一帖

右楮紙真蹟用先豐縣先天廣德中牒起草禿筆字字意相連屬飛動詭形異狀得於意外也世之顏行第一書也縫有顏氏守一圖書字印在宣教郎安師文處長安大姓也爲解鹽池句當官攜入京欲背予得見之安自云季明文鹿脯帖在其家晉王右軍稚恭進鎮帖

右麻紙書蹟後有太常卿蕭祐題跋在前著作郎丁仲修處

晉王羲之官奴帖

右雙鈎麻紙本亦在王仲修處

唐張右史季明賀八清鑑等帖

右楮紙真蹟筆法勁古不類他書世間季明第一書也在承議郎蘇液處世多刻石

懷素千文

右絹書真蹟在蘇液處沈邁刻板本是也

懷素書任華草書歌

右真蹟兩幅絹書字法清逸歌辭奇偉在駙馬都尉王晉卿第尚方有三幅乃其後幅適完嘗請出



第觀復歸尚方

李邕多熱要葛粉帖

右白麻紙真蹟上有唐氏雜蹟字印陳氏圖書字印勾德元圖書記字印紫微舍人石揚休物今在其孫前宿州支使夷庚處前一帖與光八郎謝惠鹿帖真蹟余過甬上於夷庚處購得之

懷素草書祝融高座帖

右絹書兩行此字入神石紫微嘗刻石有六行今不見前四行問夷庚云在王洙參政家此亦為其子弟購去矣

陳賢草書帖

右六七紙字奇逸難辨如日本書上亦有唐氏雜蹟字印在駙馬都尉李公炤家

顏真卿祭叔濠州使君文

右真蹟楮紙書改抹多在長安安氏子師文攜至京

顏真卿疎拙帖

右麻紙書真字清勁秀發亦與李大府時顏責硤州別駕此顏第一帖也

懷素三帖



王氏書苑卷之三  
右絹帖云貧道胷中如刀刺第二帖見顏公第三帖律公發懷素不與世之第一帖也亦見于師文懷素自序

右在湖北運判承議郎蘇泌處前一帖破碎不存其父舜欽補之

庾翼帖全幅上有竇蒙審定印

張芝王翼二帖非真

虞世南汝南公主墓誌

毆陽詢碧牒四帖草聖

顏真卿與李大夫奏事張淑二帖

懷素草書三幅楊凝式書三帖

皇象急就唐撫奇絕

右在故相張公齊賢孫名直清字汝欽處今爲楚州山陽主簿

王右軍相溫破羌帖有開元印唐懷充跋

右筆法入神奇絕帖與王仲修學士家稚恭帖同是神物有開元印懷充跋在蘇澄道淵之子之純處今爲歙州判官

王獻之送梨帖有黎氏印連柳公權跋

王右軍又言叙帖兩行有貞觀半印徐僧權字



右在左藏庫副使劉季孫處據柳公權跋於唐太宗書前雜出獻之書乃將其父書却黏於獻之帖後云又一帖柳誤以父為子矣况不知書者乎

李邕四帖內一幅碧牋有唐氏雜迹印勾德元圖書記印陳氏圖書印與石夷庚所藏多熱帖同

右在張子厚家

王右軍筆陣圖前有自寫真紙緊薄如金葉索索有聲

右同上章公自云借于趙竦今為蔡河撥發

王右軍紙妙筆精帖有貞觀印王大令日寒帖有唐

氏雜迹印

右故相王曾家物在其孫景融處後為前龍圖待制沈括存中取之古跋右軍作羊欣大令作薄紹之仍將大中歲跋刮去數字填為薛邕記之而故相薛居正題曰和傳遺余此蓋和疑為薛氏故物歸居正耳唐太宗雅不喜子敬書故時人以他名名之以應募所謂紹之書曰乃于耳字不刮去及不次獻之頓首字猶在一分許可識大中所跋既不能辨復為不鑒之人所收遂使至寶永失其真吁可痛也



的聞

唐僧懷素自序

右在朝奉郎蘇液處杭州沈氏嘗刻板本必激皆  
舜欽子蘇氏自參知政事易簡之子耆耆子舜欽  
欽之子激四世好事有精鑒亦張彥遠之比已上  
三事並激云見之

洪元奭集右軍越州兩碑

右真蹟在越州僧正子文處嘗通許借未果

褚遂良書黃庭經

右聞綠綾所書丁謂孫倩處質在無錫民家士多

因邑官借出

王右軍書家譜

右在山陰縣王氏家越州教授王渙之以書抵某  
具言有此書

虞世南書經

右同上在越州上虞

晉中令王獻之已復此節帖

右在朝請大夫新昌石元之家關景仁屢見之嘗  
撫石某見兩本字札精妙

虞世南書汝南公主銘起草



王氏書苑卷之三  
右在通直郎洛陽王護處見撫本給事中舉元子  
云真蹟在洛陽好事家有古跋

毆陽詢四帖

右同上

顏魯公書韻海

右聞太書朱字魯公書小字他人作蘇駒云在其  
父刑部尚書處

柳公權書柳尊師墓誌

右真蹟在錢塘唐垌處

張長史千文三帖

右同上模石乃李師中也洛陽人

毆陽詢鄱陽帖

右同上模石在靈隱寺

褚遂良臨王右軍二帖

右同上並垌自云未肯輕出

老子西昇經褚遂良書閻立本畫

右在觀文殿學士洛陽馮京處

晉王惲真草帖晉張翼帖宋阮研帖宋蕭思話表文  
帝批答

右在駙馬都尉李瑋處某並見石本後見李云在



王氏書苑卷之三  
高橋楊氏未獲見

顏真卿寒食帖

右綾紙書在中書舍人錢勰處世多石本

王右軍玉潤帖

右蘇州教授閻丘籲云在承議郎建安王寔處有古跋令裝書人背久不還及剪却半跋皆唐名公也付理不可得匪人願陪四十千卽知其切真得金已多

蘭亭撫本

右正議大夫章惇跋蘇激所收蘭亭云此與吾家

所收同

褚遂良奉書寧帖

右在關祀某見石本

晉葛玄飛白天台字

右見石本真蹟聞在台州

唐東宮長史陸東之書十八學士贊

右西京留臺王瓘云在舍弟珪處

唐高閑書令狐楚詩

右真蹟在戶部尚書康季常家某見石本在湖州

毆陽詢二帖



王氏書苑卷之三  
右在朝議大夫晁端彥處其本與蘇州進士周沔  
懷素書蕭常侍日下三帖

右同上

宋羊欣宋翼二帖并楮令模蘭亭

右見中書舍人蘇軾云在故相王隨之孫景昌處  
撫石在湖州墨妙亭屢見石本今在沈存中括家  
柳公權紫絲鞞蘭亭詩二帖

右待制王廣淵撫石跋云龍圖大諫李公師府暇  
日出書請撫石李師中也洛陽人

張長史全本千文

右見臨淮令曾孝蘊云在京師謝氏亦寶文公遠  
族也

顏魯公帖一軸五幅

右見湖州巡檢供奉官石裔駙馬之孫云在其兄  
處

王子敬帖

右宣義王碩云其父收未得將出



試筆卷之四

南唐硯

廬陵 歐陽修 撰



其此一硯用之二十年矣當南唐有國時於歙州置硯務選工之善者命以九品之服月有俸廩之給號官硯也其石尤精製作亦不類今工之侈窳此硯得自今王舍人原叔原叔家不識為佳硯也兒子輩棄置之予始得之亦不知為南唐物也有江南人年老者見之悽一作然曰此故國之物也因具道其所以



然遂始寶惜之其貶夷陵也折其一角

### 宣筆

宣筆初不可用往時聖俞屢以爲惠尋後爲人乞去今得此甚可用遂深藏之

### 琴枕說

介甫嘗云夏月晝睡方枕爲佳問其何理云睡久氣蒸枕熱則轉一方冷處然則真知睡者耶余謂夜彈琴唯石暉爲佳蓋金蚌瑟瑟之類皆有光色燈燭照之則炫燿非老翁夜視所宜白石照之無光唯目昏者爲便介甫知睡真懶者余知琴暉直以老而目暗耳是皆可笑余家石暉琴得之二十年昨因患兩手中指拘攣醫者言唯數運動以導其氣之滯者謂唯彈琴爲可亦尋理得十餘年已忘之曲物理損益相因固不能窮至於如此老莊之徒多寓物以盡人情信有以也哉

### 鑒畫

蕭條淡泊此難畫之意畫者得之覽者未必識也故飛走遲速意淺之物易見而閑和嚴靜趣遠之心難形若乃高下嚮背遠近重複此畫工之藝爾非精鑒者之事也不知此論爲是不余非知畫者強爲之說



但恐未必然也然世謂好畫者亦未必能知此也此字不乃傷俗耶

二十字一作然字為好畫者未必能知此也

### 學書為樂

蘇子美嘗言明牕淨几筆硯紙墨皆極精良亦自是人生一樂然能得此樂者甚稀其不為外物移其好者又特稀也余晚知此趣恨字體不工不能到古人佳處若以為樂則自是有餘

### 學者消日

自少所喜事多矣中年以來漸已廢去或厭而不為或好之未厭力有不能而止者其愈久益深而尤不厭者書也至於學字為於不倦時往往可以消日乃知昔賢留意于此不為無意也

### 學書作故事

學書勿浪書事有可記者他時便為故事

### 學真草書

自此已後隻日學草書雙日學真書真書兼行草書兼楷十年不勦當得名然虛名已得而真氣耗矣萬事一作物莫不皆然有以寓其意不知身之為勞也有以樂其心不知物之為累也然則自古無不累心之物而有為物所樂之心



學書費紙

學書費紙猶勝飲酒費錢曩時嘗見王文康公戒其子弟云吾平生不以全幅紙作封皮文康太原人所以晉人喜嗇資談笑信有是哉吾年向老亦不欲多耗用物誠未足以有益於人然衰年志思不壯於事少能快然亦其理耳

學書工拙

每書字嘗自嫌其不佳而見者或稱其可取嘗有初不自喜隔數日視之頗若可有愛者然此初欲寓其心以消日何用較其工拙而區區於此遂成一役之

勞豈非人心蔽於好勝耶

作字要熟

作字要熟熟則神氣完實而有餘於靜坐中自是一樂事然患少暇豈其於樂處常不足耶

用筆之法

蘇子美嘗言用筆之法此乃柳公權之法也亦嘗較之斜正之間便分工拙能知此及虛腕則羲獻之書可以意得也因知萬事有法楊子云斷木爲棋剝革爲鞠亦皆有法豈正得此也

蘇子美論書



蘇子美喜論用筆而書字不迨其所論豈其力不副其心邪然萬事以心爲本未有心至而力不能者余獨以爲不然此所謂非知之難而行之難者也古之人不虛勞其心力故其學精而無不至蓋方其幼也未有所爲時專其力於學書及其漸長則其所學漸近於用今人不然多學書於晚年所以與古不同也

信筆學書

秋霖不止文書頗稀藜竹蕭蕭似聽愁滴見案上故紙信筆學書樞密院東廳

蘇子美蔡君謨書

自蘇子美死後遂覺筆法中絕近年君謨獨步當世然謙讓不肯主盟往年予嘗戲謂君謨學書如沂急流用盡氣力不離故處君謨頗笑以爲能取譬今思此語已二十餘年竟如何哉

李邕書

余始得李邕書不甚好之然疑邕以書自名必有深趣及看之久遂謂他書少及者得之最晚好之尤篤譬猶結交其始也難則其合也必久余雖因邕書得筆法然爲字絕不相類豈得其意而忘其形者耶因見邕書追求鍾王以來字法皆可以通然邕書未必



獨然凡學書者得其一可以通其餘余偶從邕書而得之耳嘉祐五年春分日雪中西窓一作齋信筆

風法華

往時有風法華者偶然至人家見筆便書初無倫理久而禍福或應豈非好怪之士為之遷就其事耶余每見筆輒書故江隣幾比余為風法華

九僧詩

近世一作特有九僧詩極有好句然今人家多不傳如馬放降來地鷓盤戰後雲春生桂嶺外人在海門西今之文士未能有此句也

弔僧詩

謝希深嘗誦哭僧詩云燒痕詩一作碑入集海角寺留真謂此人作詩不求好句只求好意余以謂意好句亦好矣賈島有哭僧詩云寫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唐人謂燒却活和尚此句之大病也

郊島詩窮

唐之詩人類多窮士孟郊賈島之徒尤能刻篆一作琢窮苦之言以自喜或問二子其窮孰甚曰閭僊甚也何以知之曰以其詩見之郊曰種稻畊白水負薪斫青山島云市中有樵山我舍朝無烟井底有甘泉釜



中乃空然蓋孟氏薪米自足而島家柴水俱無此誠可嘆一作然然二子名稱高於當世其餘林翁處士用意精到者往往有之若雞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則羈孤行旅流離辛苦之態見於數字之中至於野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則春物融怡人情和暢又有言不能盡之意茲亦精意刻琢之所得者耶

謝希深論詩

往在洛時嘗見謝希深誦縣古槐根出官清馬骨高又見晏丞相常愛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希深曰清苦之意在言外而見於言中晏公曰世傳寇萊公

詩云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涼以為富貴此特窮相者爾能道富貴之盛則莫如前言亦與希深所評者類爾二公皆有情味而善一作喜為篇詠者其論如此

温庭筠嚴維詩

余嘗愛唐人詩云雞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則天寒歲暮風淒木落羈旅之愁如身履之至其曰野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則風酣日煦萬物駘蕩天人之意相與融怡讀之便覺欣然感發謂此四句可以坐變寒暑詩之為巧猶畫工小筆爾以此知文章與造化爭巧可也



作詩須多誦古今詩

作詩須多誦古今人詩不獨詩爾其他一作餘文字皆

一作然

漢人善以文言道時事

漢之文士喜以文言道時事質而不俚茲所以為難

蘇氏四六

往時作四六者多用古人語及廣引故事以銜二字一作

目以為博士而不思述事而不暢近時文章變體如蘇

氏父子以四六述叙委曲精盡不減古人一作文自學

者變格為文迨一作迄今三十年始得斯人不惟遲久

而後獲實恐此後未有能繼者爾自古異人間出前

後參差不相待余老矣乃及見之豈不為幸哉

王濟譏張齊賢

張齊賢形體魁肥飲食兼數人然其為相嘗有邊功

國朝宰相惟宋琪與齊賢知邊事然其常與王濟不

能相濟剛峭之士也其後齊賢罷相歸洛陽買得午

橋裴晉公綠野堂營為別墅一日濟自洛至京師公

卿間有問及齊賢午橋別墅者濟忿然曰昔為綠野

堂今作屠兒墓園矣聞者皆笑

晦明說



藏精於晦則明養神以靜則安晦所以畜用靜所以  
應動善畜者不竭善應者無窮此君子修身治人之  
術然性近者得之易也

### 廉恥說

廉恥士君子之大節罕能自守者利欲勝一作牽之耳

物有爲其所勝雖善守者或牽而去故孟子謂勇過  
賁育者誠有旨哉君子之道闇然而日彰而今人求  
速譽遂得速毀以自損者理之當然也一有也字

### 繫辭說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自古聖賢之意萬古得以推

而求之者豈非言之傳歟聖人之意所以存者得非

書乎然則此一字無書不盡言之煩而盡其要言不盡意

之委曲而盡其理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非深明

之論也予謂繫辭非聖人之作初若可駭余爲此論

迄今二十五年矣稍稍以余言爲然也六經之傳天

地之久其爲二十五年者將無窮而不可以數計也

予之言久當見信於人矣何必汲汲較是非於一世

哉

### 論樂說

清濁二聲一作音爲樂之本而今自以爲知樂者猶未



達此安得言其細微之肯

六經簡要說

妙論精言不以多爲貴而人非聰明不能達其義余嘗聽人讀佛書其數十萬言謂可數談一作言而書而溺其說者以謂欲曉愚下人故如此爾然則六經簡要愚下人獨不得曉耶

余家多文忠公書然比其沒余於篋中得十數帖耳今劉君乃能致此非篤好之不能也

元豐二年正月初吉蘇徹子由題

此數十紙皆文忠公衝口而得信手而成初不加

意者也其文采字畫皆有自然絕人之姿信天下之奇蹟也元祐四年九月十九蘇軾書



試筆尾

高宗皇帝御製翰墨志卷之五



余自魏晉以來至六朝筆法無不臨摹或蕭散或枯瘦或遒勁而不回或秀異而特立衆體備於筆下意簡猶存於取捨至若襖帖則測之益深擬之益嚴姿態橫生莫造其原詳觀點畫以至成誦不少去懷也法書中唐人硬黃自可喜若其餘紙扎俱不精乃託名取售然右軍在時已苦小兒輩亂真况流傳歷代之久贗本雜出固不一幅鑒定者不具眼目所以去真益遠惟識者久於其道當能辯也余每得右軍或數行或數字手之不置初若食喉間少甘則已末則



如食橄欖真味久愈在也故尤不忘于心手頃自束髮卽喜攬筆作字雖屢易典刑而心所嗜者固有在矣凡五十年間非大利害相妨未始一日捨筆墨故晚年得趣橫斜平直隨意所適至作尺餘大字肆筆皆成每不介意至或膚腴瘦硬山林丘壑之氣則酒後頗有佳處古人豈難到也

衛夫人名鑠字茂漪晉汝陰太守李矩妻也善鍾法能正書入妙王逸少師之杜甫謂學書初學衛夫人但恨無過王右軍也

端璞出下巖色紫如猪肝密理堅緻瀦水發墨呵之卽澤研試則如磨玉而無聲此上品也中下品則皆砂壤相雜不惟肌理旣麤復燥而色赤如後歷新坑皆不可用製作旣俗又滑不留墨且石之有眼余亦不取大抵瑕翳於石有嫌况病眼假眼韻度尤不足觀故所藏皆一段紫玉略無點綴

本朝士人自國初至今殊乏以字畫名世縱有不過一二數誠非有唐之比然

一祖

八宗皆喜翰墨特書大書飛白分隸加賜臣下多矣余四十年間每作字因欲鼓動士類爲一代操觚之



盛以六朝居江左皆南中士夫而書名顯著非一豈謂今非若比視書漠然畧不爲意果時移事異習尚亦與之汗隆不可力回也

詳書謂羊欣書如婢作夫人舉止羞澁不堪位置而世言米芾喜効其體蓋米法欹側頗協不堪位置之意聞薛紹彭嘗戲米曰公効羊欣而評者以婢比欣公豈俗所謂重儻者耶

本朝承五季之後無復字畫可稱至

太宗皇帝始搜羅法書備盡求訪當時以李建中字形瘦健姑得時譽猶恨絕無秀異至熙豐以後蔡襄李時雍體制方如格律欲度驕驕終以駸駸不爲絕賞繼蘇黃米薛筆勢瀾翻各有趣向然家雞野鶩識者自有優劣猶勝泯然與草木俱腐者

前人多能正書而後草書蓋二法不可不兼有正則端雅莊重結密得體若大臣冠劍儼立廊廟草則騰蛟起鳳振迅筆力頽脫豪舉終不失真所以齊高帝與王僧虔論書謂我書何如卿僧虔曰臣正書草書第二陛下草書第二而正書第三是臣無第二陛下無第一帝大笑故知學書者必知正草二體不當闕一所以鍾王輩皆以此爲榮名不可不務也



晉起太極殿謝安欲使獻之題榜以爲萬代寶當時名士已愛重若此而唐人評獻之謂雖有父風殊非新巧字勢踈瘦如枯木而無屈伸若餓隸而無放縱鄙之乃無佳處豈唐人能書者衆而好惡遂不同如是耶

米芾得能書之名以照負於海內芾於真楷篆隸不甚工惟於行草誠入能品以芾收六朝翰墨副在筆端故沉著痛快如乘驄馬進退裕如不煩鞭勒無不當人意然喜効其法者不過得外貌高視闊步氣韻軒昂殊不究其中本六朝妙處醞釀風骨自然超

逸也昔人謂支遁道人愛馬不韻支曰貧道特愛其神駿耳余於芾字亦然又芾之詩文詩無蹈襲出風煙之上覺其詞翰同雲凌雲之氣覽者當自得

世傳米芾有潔疾初未詳其然後得芾一帖云朝靴偶爲他人所特心甚惡之因屢洗遂損不可穿以此得潔之理靴且屢洗餘可知矣又芾方擇壻會建康段拂字去塵芾釋之曰旣拂矣又去塵真吾壻也以女妻之又一帖云承借剩員其人不名自稱曰張大伯是何老物輒欲爲人父之兄若爲大叔猶之可也此豈以文滑稽者耶



王氏書苑卷之五  
五  
士人作字有真行草隸篆五體往往篆隸各成一家  
真行草自成一家者以筆意本不同每拘於點畫無  
放意自得之蹟故別爲戶牖若通其變則五者皆在  
筆端了無閼塞惟在得其道而已非風神穎悟力學  
不倦至有筆塚研山者似未易語此

世有絳帖潭帖臨江帖此三書絳本已少惟潭帖爲  
勝者以錢希白所臨本也希白於字畫得佳處故於  
二王帖尤邃若臨江則失真遠矣又淳化帖大觀帖  
當時以晉唐善本及江南所收帖擇善者刻之悉出  
上聖規摹故風骨意象皆存在識者鑒裁而學者悟

### 其趣爾

士於書法必先學正書者以八法皆備不相附麗至  
側字亦可正讀不渝本體蓋隸之餘風若楷法旣到  
則肆筆行草間自然於二法臻極煥手妙體了無缺  
軼反是則流於塵俗不入識者指目矣吾於次敘得  
之因筆其梗槩

草書之法昔人用以趣急速而務簡易刪難省煩損  
復爲單誠非蒼史之蹟但習書之餘以精神之運識  
思超妙使點畫不失真爲尚故梁武謂赴急書不失  
蒼公鳥跡之意顧豈皂吏所能爲也又其敘草大略



雖趙壹非之似未易重輕其體勢兼昔人自製草書筆悉用長毫以利縱捨之便其爲得法必至於此書學之弊無如本朝作字真記姓名爾其點畫位置殆無一毫名世

先皇帝尤喜書致立學養士惟得杜唐稽一人餘皆體做了無神氣因念東晉渡江後猶有王謝而下朝士無不能書以擅一時之譽彬彬盛哉至若紹興以來雜書游絲書惟前塘吳說篆法惟信州徐兢亦皆碌碌可歎其弊也

昔人論草書謂張伯英以一筆書之行斷則再連續蟠屈拏攫飛動自然筋骨心手相應所以率情運用畧無留礙故譽者云應指宣事如矢發機霆不暇激雷不及飛皆造極而言創始之意也後世或云忙不及草者豈草之本旨哉正須翰動若馳落紙雲煙方佳耳

士人於字法若少加臨池之勤則點畫便有位置無面墻信手之愧前人作字煥然可觀者以師古而無俗韻其不學臆斷悉掃去之因念字之爲用大矣哉於精筆佳紙遣數十言致意千里孰不改觀存歎賞之心以至竹帛金石傳於後世豈止不泯又爲一代



文物亦猶今之視昔可不務乎偶試筆書以自識  
宋虞龢論文房之用有吳興青石圓研質滑而停墨  
殊勝南方瓦石今茗警間不聞有此石硯豈昔以爲  
珍今或不然或無好事者發之抑端樸微硯旣用則  
此石爲世所畧唐何延年謂右軍永和與太原孫  
承公四十有一人修被襖擇毫製序用蠶繭紙鼠鬚  
筆適媚勁健絕代更無凡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  
具別體就中之字有二十許變轉悉異遂無同者如  
有神助及醒後他日更書數百千本終不及此余謂  
神助及醒後更書百千本無如是恐此言過矣右軍

他書豈減襖帖但此帖字數比他書最多若干丈文  
錦卷舒展玩無不滿人意軫在心目不可忘非若其  
他尺牘數行數十字如寸錦片玉玩之易盡也

本朝自建隆以後平定僭僞其間法書名蹟皆歸秘  
府

先帝時又加採訪賞以官聯金帛至遣使詢訪頗盡  
探討命蔡京梁師成黃冕輩編類真贋紙書縑素備  
成卷秩皆用皂鸞鵲木錦標褱白玉珊瑚爲軸祕在  
內府用大觀政和印章其間法書以秦璽書法  
爲寶後有內府印標題品次皆



王氏書苑卷之五  
宸翰也捨此標軸悉非珍藏其次儲於外秘余自渡江無復鍾王真跡間有一二以重賞得之標軸字法亦顯然可驗

智永禪師逸少七代孫克嗣家法居永欣寺閣三十年臨逸少真草千文擇八伯本散在浙東後并禊帖傳弟子辯才唐太宗三召恩賜甚厚求禊帖終不與善保家傳亦可重也余得其千文藏之

楊凝式在五代寂號能書每不自檢束號楊風子人莫測也其筆札豪放傑出風塵之際歷後唐周漢卒能全身名其知與字法亦俱高矣在洛中往往有題

記平居好事者并壁匣寘坐右以爲清玩

余嘗謂甚哉字法之微妙功均造物迹出窈冥未易以點畫工便爲至極蒼史始意演幽發爲聖跡勢合卦象德該神明開闔形制化成天下至秦漢而下諸人悉習次萬象布寘模範想見神游八表道冠一時或帝子神孫廊廟才器稽古八妙用智不分經明行修操尚高潔故能發爲文字照映編簡至若虎視狼顧龍駭獸犇或草聖草賢或絕倫絕世宜合天矩觸塗造極非夫通儒上士詎可語比豈小智自私不學無識者可言也



翰墨志 畢

王氏書苑 卷之五

五

補益

